

可是，牀在荒園破廟中，四面有門。

一九三六年夏黑夜回到城隍廟附近

塞上篇

果 軒

我登上這古舊的漢代城垣，

眺望着一片漠漠的荒煙。

遠山上沒有青草，

颶風捲起沙子吹上邊塞的天。

可惜這將不是我們的河山，

對了「古上谷郡」的牌坊，低聲幽歎！(註二)

誰想這雄偉的邊關，

早已擋不住「胡兒」的刀箭！

洋河(註二)的濁浪自天際飛翻，

在凶險的山脚下閃爍着銀光一綫；

(註一)宣化縣，爲漢上谷郡，是伐匈奴的要道。

(註二)洋河，即永定河上游，亦即桑乾河也。古戰歌中有許多歌咏這河的篇什。

給一個叫化子的「叨脫」逗出笑聲來的一天，這才開始學「叨脫」，到現在，他也成了一個道地的「叨脫者」了。——跟我說道：

「那那那……那末，今晚兒就就就……請吧！」

「恐怕祇是紙老虎。」老凌的同事說。

於是，老程又眯起眼來，尖刻而詼諧地叫：

「不啦，就算是真的啦，活生生的啦，可也沒有用場，爲了他的老婆是個

武松！

「哈哈！不錯，是個武松，是個擒虎的專門家——武松！講台背後驚

地插着這麼一串兒嘴，一個嗶吱西裝，白金框眼鏡，錦蛇皮手杖，並且也要眯

着眼兒這才可以笑的，但是從那個兜着陰影子的笑臉上看來，與其說他在

笑，倒不如說他在哭遷切實的老鄭，慢慢地踱到台前來了。老鄭兩道眉頭一

鎖攏，立刻轉出一支悲曲來：

「你們知道嗎？今兒漢奸張××股光顧中岳街！」

「是，知道啊，我們就預備在這兒訓練一下子，去打！」老凌同事滿幽默

地這麼一響。

「喂，老凌呀！恐怕你光是爲了頂頂武松的肉確頭而來……？」

「嘻——哈！」

「咳！火快燒到你，不，我們大家的腳跟了！還「嘻——哈！」老鄭嚴肅

地喊了，續着問道：

「怎麼？你們怎麼祇有這幾個人訓練員呢？」

「那裏知道！」

在那魚池西岸一個開着紅豔豔的花朵，垂着綠油油的柳條的短橋兒

古英雄會騎戰馬渡過桑乾，
空引起我無邊的懷戀！

山後的蒙古色點綴了萬里荒原，
褐色「油麥」(註一)在北風中搖顫；

沒有行人，只見烏鴉——
給駝着「青鹽」的駱駝作伴。

吃着難消化的油麥麵，

在「鹽HOR」(註二)裏熬你賤價的大青鹽，
牛和羊是他們的田產，

白色的粗羊皮給他們抵禦着似箭的嚴寒：

可憐這般蠢直的塞外「老漢」(註三)
目前又帶上一付奴隸的鎖鍊！

(註一)油麥，即燕麥，生於寒地，為塞外人主要食品，極難消化。

(註二)鹽HOR，漢字當寫鹽諾爾，但念起來是一個音，故逕用拼音。蒙古語意即湖泊。自張家口以北，鹽湖甚多，土人熬製之，名曰青鹽，為北方各省食鹽之大宗，近則全入李守信掌握矣！

(註三)漢字讀輕聲，如Har口外人呼壯年人之通稱。

畔，忽然有一大羣踉蹌着的神色倉皇，衣裝襤褸而脚步沈重的人們現出，他們，是用着扶老携幼，提包佩籃的舉動來訴說他們的遭遇的，於是講台上下立刻換了一個啞的場面。

——三六，九，八，改作於盧家灣。

貓閻王 汪洋

他進到這箱子裏來，已經四天了，這四天裏，幾乎有三半天是在夢裏度過的，像一匹極懶的熊，躺在獸圈裏。

彷彿他身上擁有無數的「瞌睡蟲子」，睡得那樣甜，而且永沒有够似的。

一天放五遍茅，得挨五次不同的揍罵：

「孫子放茅啦！到是起不起呀？」小矮個子看守，搬着他腦袋緊搖了一

陣。

「唉！到這他媽養老來啦！——拍拍——」隔了兩點半鐘，又是一次。

「A——梯！A——梯！」常叫我密司特張的那個看守，用紙捻子通了通他

鼻子。「放三遍茅啦！你他媽不撒不拉！存心的想斃死哇！」

「……………」

「……………」

一天放兩遍水，又是被「兒子」「孫子」的叫着。

晚上換三遍崗，得把我們叫醒三次。對他，除了特有的呼喚以外，還得拿

炕前面的破鞋底挨着。

夜火燒遍了荒山，

但不知何時才燒遍了這人間的黑暗！

在肥沃的南疆，

聽說有人點起烽煙；

在西蘇尼特旗，

聽說也有人豎起降幡一片！

有誰敢飲馬長城，

追踪那勒功燕然的竇憲？

南望我的失掉的家鄉，

重悲這漢家的災難！

颶風又捲在遠處的山巔，

我眼前迷離莫辨。

我低頭走下城樓，

痛望着這快將失掉的河山！

——一九三六，六月，于塞外。

亂葬崗

蘇金傘

昨天，這個一丈多長的炕上，睡到廿多人，側着身還放不下，看守說：「得提三個人『打橫』」便把他同兩個小偷放在我們的腳頭，——這炕平常

脚只要登着牆，腦袋只得懸空着，假若你要全身挺直的話，——醒着的時候，

大家還客氣，拳着腿；一到睡着了，那便有許多運動員式的臭脚，在他們的臉

上，肚子上，頸子裏，……踢蹬起來。我是夜夜被頭前面——距頭部不到一尺

的地方——一只不知被多少人的尿泡出來的尿桶，不僅薰得頭痛，而且有一

種串鼻子辣眼的氣體，射得睡不着，我便聽見那小偷挨人的脚丫子，拿炕

席的篾子刺着人脚心，這人就從夢中叫醒：

「我讓蝎子叮了！我讓蝎子叮了！」

小偷便吃吃的笑着，看守進來，照例的「損」兩句：

「半夜三更，鷄貓子喊叫！想舒服，家裏睡去，幹嗎上這來？」

於是寂靜又伸展開牠的身軀。

在這難堪的踢蹬之中，從不開那「懶熊」的一點反攻，只有偶爾一隻

臭脚丫子恰好堵住他那隻好像專為打呼而存在的鼻子同那張不知爲什

麼在夜間吹的是這份子氣的嘴時，他才嗯唧唧的大約背過臉去躲避一

下，接着拉風箱的鼻子，吹火爐子的嘴，又工作起來。

對這人，真使我們無法知道他的身世；放茅。這在我們雖然沒有尿，沒有

尿的時候，也得爭先恐後的去見見天日，而他却坦然的放棄這寶貴的機會；

放飯的時候，睜開被眼屎封閉着的，吞進兩三個窩窩頭，有時就閉着眼睛，把

窩窩頭強填下去，接着又呼杭起來；——這都是我們偷偷談話的時間，而在

他把這當作這一個夢到另一個夢的橋梁。——假如他有夢的話。這在我們